

清儒學案

世章



益玖

清儒學案卷八十二

天津徐世昌

讓堂學案

讓堂說經長於旁搜曲證不屑依傍傳注而融會貫通確
有心得凡考訂名物往往繪圖列表以明其真所以裨益
經學啟迪後人非淺鮮也述讓堂學案

程先生瑤田

程瑤田字易田一字易疇晚號讓堂老人歙縣人乾隆庚寅舉
人官江蘇嘉定縣教諭在任四年以病乞歸嘉慶元年舉孝廉
方正十九年卒年九十先生少師淳安方粹然後與戴東原金
輔之同學於婺源江氏慎修篤志治經東原自言遜其精密其
學長於涵泳經文得其真解嘗爲論學小記三卷嚴義利之辨

謂聖教歸於自治述性諸說於孔子性近習遠及孟子性善之旨均有發明又論學外篇二卷意在訓誡後生小子蓋於世教三致意焉其說經則以禹貢揚州之三江實只一江漢書地理志三見揚州川者是志職方之其川三江非說禹貢因主鄭注正酈道元水經注之譌成禹貢三江考三卷又以周禮太宰之九穀其稷梁二者言人人殊因詢考農家並據許氏說文釋之謂梁爲粟以稷爲秫成九穀考四卷又以考工記磬氏冶氏車人鞞人匠人屢言倨句磬折而鄭注未得眞解謂磬折不明由於倨句不明欲明倨句先辨矩字矩有直有曲倨句之云折其直矩而爲曲矩卽今木石工所用之曲尺成磬折古義一卷又以儀禮喪服總麻章末長殯中殯降一等四句鄭氏誤以爲傳文故觸處難通又不杖期章大功章中鄭注有以爲傳文失誤

及斥爲不辭者因援據經史疏通證明以規鄭失成儀禮喪服
文足徵記十卷又以周髀算經言數出於矩因爲矩數圖注及
周髀用矩法均繪圖詳說以明用矩之道並爲天圖規法日躔
宮度諸說成數度小記一卷其他所著尙有宗法小記一卷釋
宮小記一卷考工創物小記八卷溝洫疆理小記一卷水地小
記一卷解字小記一卷聲律小記一卷讀書求解一卷釋草小
記二卷釋蟲小記一卷樂記三事能言一卷皆考證精確爲學
者所宗論書則有九勢碎事一卷雜文則有修辭餘鈔一卷課
士公牘則有讓堂亦政錄一卷統名曰通藝錄別有讓堂詩鈔
十八卷

參史傳文
獻徵存錄

論學小記

述性一

有天地然後有天地之性有人然後有人之性有物然後有物之性有天地人物則必有其質有其形有其氣矣有質有形有氣斯有其性是性從其質其形其氣而有者也是故天地位矣則必有元亨利貞之德是天地之性善也人生矣則必有仁義禮知之德是人之性善也若夫物則不能全其仁義禮知之德故物之性不能如人性之善也使以性爲超乎質形氣之上則未有天地之先先有此性是性生天地天地又具此性以生人物如是則不但人之性善卽物之性亦安得不善惟指其質形氣而言故物之性斷乎不能如人性之善雖虎狼有父子蜂蟻有君臣而終不能謂其性之善也何也其質形氣物也非人也物與物雖異均之不能全乎仁義禮知之德也人之質形氣莫不有仁義禮知之德故人之性斷乎其無不善也然則人之所

以異於物者異於其質形氣而已矣。自不知性者見夫質形氣之下愚不移，遂以性爲不能無惡而不知質形氣之成於人者無不善之性也。後世惑於釋氏之說，遂欲超乎質形氣以言性而不知惟質形氣之成於人者始無不善之性也。然則人之生也有五官百骸之形，以成人有清濁厚薄之氣質，不能不與物異者，以成人品之高下，卽有仁義禮知之德，具於質形氣之中，以成性。性一而已，有善而已矣。如必分而言之，謂具於質形氣者爲有善，有惡之性超乎質形氣者爲至善之性，夫人之生也烏得有二性哉？譬之水其清也，質形氣之清也，是卽其性也。譬之鏡其明也，質形氣之明也，是卽其性也。水清鏡明，能鑑物及其濁與暗時，則不能鑑物，是卽人之知愚所由分也。極濁不清而清自在其中，極暗不明而明自在其中，是卽下愚不移者其

性之善自若也知愚以知覺言全在稟氣清濁上見性則不論清濁不加損於知覺但稟氣具質而爲人之形卽有至善之性其清人性善者之清其濁亦人性善者之濁也其知其愚人性善者之知愚也此之謂性相近也斷乎其不相遠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其存之者存其性善也非由外鑠我也其去之者所謂舍則亡者也非性有不善也夫非性有不善故操之則存矣

述性二

氣質之性古未有是名必區以別之曰此氣質之性也蓋無解於氣質之有善惡恐其有累於性善之旨因別之曰有氣質之性有理義之性也雖然性也而安得有二哉安得謂氣質中有一性氣質外復有一性哉且無氣質則無人無人則無心性具

於心無心安得有性之善故溯人性於未生之前此天地之性
乃天道也天道亦有於其形其氣主實有者而言之有天之形
與氣然後有天道主於其氣之流行不息者而言之故曰一
陰一陽之謂道也道在於天生生不窮因物附物乃謂之命故
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若夫天人賦稟之際賦乃謂之命稟
乃謂之性所賦所稟並据氣質而言性具氣質中故曰天命之
謂性豈塊然賦之以氣質而必先諄然命之以性乎若以賦稟
之前而言性則是人物同之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
性何獨至於人而始善也故以賦稟之前而言性釋氏之言性
也所謂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也是故性善繼然以氣
質言主實有者而言之是薑則性熱是水則性寒是人之氣質
則性善是物之氣質則性不能善塗之人可爲禹以其爲人之

氣質也人之氣有清濁故有知愚然人之知固不同於犬牛之知人之愚亦不同於犬牛之愚犬牛之愚無仁義禮知之端人之愚未嘗無仁義禮知之端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也乃所謂善也性善不可驗以情驗之人人皆可自驗者也是故知者知正其衣冠矣愚者亦未嘗不欲正其衣冠也其有不然者則野人之習於鄉俗者也然野人亦自有知愚其知者亦知當正其衣冠而習而安焉此習於惡則惡之事也其愚者見君子之正其衣冠也亦有所不安於其心及欲往見君子必將正其衣冠焉此習於善則善之事也此人所以不可不學學者習於正也不習於正則習於邪彼此相遠習爲之也此人所以當謹所習專習於此自不習於彼也

述性三

性不可見於情見之情於何見見於心之起念耳人只有一心亦只有一念善念轉於惡念惡念轉於善念只此一念耳性從人之氣質而定念從人之氣質而有若有兩念便可分性有善惡今只此一念善者必居其先惡則從善而轉之耳當其惡時一轉即善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故曰性善也或謂人之欲乃固有之安得無惡念居其先者不知是欲也必先有善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其先豈必不善有物必有則孟子曰性也有命焉命即則之所從生也

其曰命也有性焉是性即則之所從生也

不謂之性言不順

其性而使之過乎其則過乎其則斯惡矣是其性本善而轉而之惡耳今爲盜賊者未有不迫於飢寒者也其初只有謀生一念耳謀生之事甚多也夫豈不欲擇其善者而爲之而乃皆不可得及至於不得已然後一切不顧而甘爲盜賊也是其初念

未嘗不善而轉而之乎惡耳又必有一二爲盜賊者從而引之所謂習也夫人至於甘爲盜賊真下愚耳下愚之人縱欲敗度亦從善念之過乎其則始故上知不移彼下愚者其初亦移而過乎其則耳旣過乎其則其勢必將大遠乎其則而至於萬萬不能移夫豈不可移之謂哉其可移固未絕也隱而不見觸亦不萌積重之勢使然也故直謂之曰不移而已然千萬人中或且一人能移以余所聞閒亦有之惟其未絕故觸而偶萌隱而或見耳然則人性果無不善也且夫仁義禮知之端下愚不移者旣皆有之是其心固以爲當然也心之所然而乃不然所謂忍也忍之爲言反其所然之謂也其所然之心至死不中絕也性善故也

述性四

曷爲乎疑孟子性善之言與夫子之言異也夫子言性相近不
徑言善也匪惟不徑言善已也言下愚不移下愚不移性果善
乎求其說而不得安得不以孟子之言性爲超乎氣質而言之
也雖然人皆以夫子之言難孟子而卒未有以孟子之言證夫
子也如以孟子之言證夫子而果與夫子之言不相應則性善
之言誠與夫子之言性異矣今其言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
也乃所謂善也可以云者相近之云也其言情之可以爲善也
則驗之於人皆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是心之爲仁義禮
知非由外鑠我者蓋驗之於習相遠之人且驗之於下愚不移
者也故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其皆
有者下愚不移者所不能無也是孟子之言性善正爲有此習
相遠之人與下愚不移之人而決言之也且其言曰富歲子弟

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
然也降才非殊猶言性相近也多賴多暴猶言習相遠也又言
爲不善非才之罪是不罪性而罪習夫豈異於夫子之言性乎
其言平旦好惡與人相近性固未嘗相遠也其言放其良心旦
晝梏亡習豈終能相近乎其言夜氣不存同於禽獸則所謂下
愚不移而已矣孟子之言性善章章若是有一言不與夫子之
言相發明乎然則孟子之言性善初未嘗離氣質而言之也則
以夫子之言難孟子曷不取孟子之言以證夫子之言耶嗚呼
孔孟言性並主實有者而言之如溯性於未有氣質之前此所
以終日言誠茫然不解誠之所謂也

述誠

誠者實有焉而已矣天實有此天也地實有此地也人實有此

人也人有性性有仁義禮知之德無非實有者也故曰性善也者實有此善焉者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天無終故行健不息人有終故死而後已死乃無此人未死則實有此人實有此性實有此性之善實有此性之善故曰誠者能實有此性之善故曰誠之者誠之者自明誠者也能自明誠實有此能也能由教入實有此能也故曰自明誠謂之教雖不謂之性非不實有此性也如不實有此性則自誠明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有誠者無誠之者雖有教無益也惟人皆實有此性故人人能擇善固執以誠之而實有此教矣由是成己則實有此仁由是成物則實有此知惟其實有此性實有此性之善而已矣死而後已終矣乃無物矣一息尙存一息有此性之善一息可以誠之者也嗚呼非實有此人之氣質亦安能實有此性實有此性

之善者乎若乎未死先已未終先終不誠矣惟不實有故曰無物是不誠之者也非不能誠之也是故不空之謂實不無之謂有皆指物而言而二氏空之無之是已無物矣此不必與辨者也今乃指其所謂空與無者而曰雖空而實實雖無而實有此釋氏所謂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其語不反較精妙耶從空無下轉出實有異乎吾學從物上致力焉者也

述情

性善情無不善也情之有不善者不誠意之過也由吾性自然而出之謂情由吾心有所經營而出之之謂意心統性情性發爲情情根於性是故喜怒哀樂情也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其中節也情也其未發也情之未發也其中也情之含於性者也其和也性之發爲情者也是故心

統性情情者感物以寫其性者也無爲而無不爲自然而出發
若機括有善而已矣自夫心之有所作爲也而意萌焉其初萌
也固未有不善者也何也意爲心之所發而心則統乎性情故
意萌於心實關乎其性情則安得而不善然而意之萌也未有
不因乎事者也事之乘我也有吉有凶而人之趨事也有利有
害吉凶天降之利害人權之君子於此亦未有不思就利而務
去害也主張之者意而已矣於是經營焉曰必如是然後有利
而無害也然而善從此而亡矣曰苟如是則必得利而遠害也
然而不善從此而積矣且也徇利而不顧害抑或冒害以求其
利而善於是愈亡而不善於是愈積矣而人乃甘於不善而忍
而舍其善者不慎其獨自欺焉不誠意之過也豈其意之萌也
果遂不善乎經營之巧習於中利害之途炫於外故事觸於情

而喜怒哀樂不轉念而應情交於利害而取舍疑惑一轉念而
淆慎之又慎在持其情於獨焉卽事察義以誠其意而已矣孟
子不云乎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情
爲性之所發才乃情之所施才且無不善而況於情乎孔子曰
我欲仁斯仁至矣情善之謂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
怵惕惻隱之心孟子之善言情善也

述命

仰而望之可見者非天乎天非形乎形非質乎形質非氣乎是
故天者積氣而已矣有氣斯有道有道斯有命有命斯有性有
性復有道道一而已氣之流行者皆是也莫非氣也卽莫非道
也未嘗有命已有道太傅禮曰分於道謂之命言有道斯有命也
流行之謂道賦予之謂命稟受之謂性氣之有先後次第者如